

論語卷之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

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
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
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
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
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
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
之事賢者且不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為况聖人乎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
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
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
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
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

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子曰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

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為當之。如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弟音悅。○漆雕開孔子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
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任必其材可以任
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
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
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
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桴與

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

存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

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宰。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

同。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

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子曰：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及。檢險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鏹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

誅。責也。言不足責。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

致。其面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
勃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然而倦。是寢安之氣。勝微戒之志。惰
也。言之聖賢。亦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反。○剛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
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
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
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
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
此所以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
天理。天道者。大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目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之言也。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

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固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齊，鄭大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

離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

也。○子曰：臧文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

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
頭斗棋也藻水草名椽梁上短柱也蓋為藏
竊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椽也當時以文
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瀆鬼神如
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川節藻椽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
不知歲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
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宐哉讀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詔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宐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起而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武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

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宐若無所容矣。然其所

惡之人。能收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

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

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直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蓋。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

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功。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卷三 九

代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私自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

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

若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

弓以夫子許已。南而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辭。簡者。不煩之謂。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音大。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

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

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

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音大。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

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

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

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

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

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

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則

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西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命。卷三。

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

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

論語
嬾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性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或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
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論語
卷三
十一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問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請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絲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問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

○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

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各以

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

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丁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藉禱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未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向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

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命書

卷三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食音嗣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兌

爾本耳坊作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苟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徒甘反。○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
小而不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見邑宰則其存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少為先故孔
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徑者人必
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諺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
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
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不能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
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
道非道遠人○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
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論語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
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木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對。○子曰：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型
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
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
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
不能好，好則未至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
不能好，好則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
者，所以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
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
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
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
意躓等，而有所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樊遲問
使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子曰：知子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
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方於人道之所安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
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見
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

所謂樂。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子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土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周流

以欬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

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

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

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

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

變乃能至魯。魯則俯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天子為能

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

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

仁之仁。當作

卷三

六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
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
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
此。則可以不以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
守禮。而由於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
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
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
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
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
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

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

不興於行。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也聖人能之乎
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
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及人仁者之心
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
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
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
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
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
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
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之聖而亦不敢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

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又謙之。○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

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具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也。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

岐之惑矣。據於德。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依於仁。依者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至也。功夫至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

行矣。游於藝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

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

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

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既為束。古者相見必

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以禮來。則無不。○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有以教之也。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通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

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

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

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臨喪哀。不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聖人之情性。然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後。可以學道。

卷四

三

論語

卷四

三

論語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

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

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斤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飲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極而樂亦無不在馬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又曰須知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樂者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何事者○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子所雅言詩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而類記之語○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而好去聲○生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

實也○子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神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

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

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自出於桓公

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

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
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
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
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
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雙。與天象昭。○子以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故章未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

人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曰。釣而不

網。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網。絕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

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

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

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

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

可以次於。○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

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

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

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

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

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洪如此。○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孔子退，揖巫馬期

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巫馬期以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

而不知。○吳氏曰：魯蓋大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言言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
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
初若不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
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
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
集有不可勝既者焉○子與弟子言曰若聖與仁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
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
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
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子曰若聖與仁
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
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
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
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
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執
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祗。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意禱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會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季歷。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論語 卷四 十一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空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

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

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之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

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

論語 卷四 十三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曾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

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二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

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

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

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

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其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隘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感

止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又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與

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材也。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民可使之由，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空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厚而力也。不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

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雖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恹恹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恹音通恹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恹恹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子曰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魏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

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也。

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德之難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論語

卷四

十七

之其旨微矣。或曰：宐斷三分以下。○子曰：禹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閒然矣。閒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

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

何閒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所成名蓋美其姓名不傳。博學無

成一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

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

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布冠，緇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固於我，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乎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矣。似陽虎，故匡人圍之。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乎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也。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

多能為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猶

辭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

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

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

併記之。故○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

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

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

人之教人，俯就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

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

之言，上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焚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

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

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衿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其作與趨，蓋有不

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苦

位反。鑽，研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

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欲罷不能，既

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關，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方，行之積也。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卷五

四

四

四

四

四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
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
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
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開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人葬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簧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賈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子曰：譬如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六

卷五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顏淵曰：惜乎！惜，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

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也。焉，於也。虞反。○孔子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可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不可奪帥也。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

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子曰。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害也。夫子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害也。

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伎。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空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激而進之。

激而進之。

激而進之。

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

也○子曰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

所以可與立者知輕重者也○子曰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

矣○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適道

信道篤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然後可與立○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是遠而

棟大計反○唐棟郁李也偏晉書作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唐棟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有辨經亦當○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也○子曰可與立者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立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

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子之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

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直朝

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

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

如也。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

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君名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也。○君名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反，擯必刃。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揖所與

勃，變色貌。躩，蹶蹶貌。皆敬若命故也。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立謂同為擯者也

擯用命教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

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紉君敬也○此一節記○入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

出人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

則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恪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所請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

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出降一等逞

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躩

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蓋階也趨走就

在朝○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之容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

圭聘同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

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論語

卷五

十一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踰踰舉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也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君子不以紺緌飾反○君子謂孔子
此爾○君子不以紺緌飾反○君子謂孔子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
為褻服服紅紫開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朝祭之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之精者曰葛
服可知

絺纈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纈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
也絺是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研
也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
白狐色黃衣以楊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去
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
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
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
狐貉亦得以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類相從矣去喪無所不佩去身上聲○君子
去身○朝祭之屬亦皆佩也非
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積而旁
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則無裳積而有紗縫矣。

喪主素吉。主玄。弔吉。月必朝服而朝。朔也。孔子必變服。所以哀死。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易常處也。

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也。

○食饘而餲。魚餃而肉敗。不食。色惡。欲。如是也。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餼。之。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蒸。反。○餲。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音。食。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沾。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論語

卷五

十三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

撤薑食薑通神明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

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

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當食而言范氏曰聖

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

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

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欲心勝而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

不暇擇也於正故於位之不

正者雖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儼乃多反也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送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廐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也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疾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君命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

名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司於

已親也此一節記○寢不尸居不容謂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

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版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重民歎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

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也迅雷

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

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川反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闐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關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

